



机器诗人文丛|002

超级长篇

青少年

青春太美好了 怎么度过都是虚度

孙智正 著

不过我对恶趣味确实有点难以割舍的相投，即使它不应该属于小说本身，但又有什么关系呢，一个强大的小说应该悦纳万物。

孙智正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

机器诗人文丛 002

超级长篇

青少年

青春太美好了 怎么度过都是虚度

孙智正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LAZHOU WENYI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少年 / 孙智正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3.7

ISBN 978-7-5500-0716-1

I . ①青… II . ①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9034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青少年

作 者 孙智正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赵 霞 游灵通

特约编辑 马伯贤 王唯径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32 880mm x 1230mm

印 张 17.5

字 数 485 千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2.00 元

ISBN 978-7-5500-0716-1

赣版权登字—05—2013—270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—

1. 我们躺草坪，朱瓴很丰满 / 1
2. 你他妈是谁，他们去我家 / 2
3. 早上看大树，中午做人客 / 4
4. 下午叉麻将，晚上住鬼屋 / 8
5. 飙车，去威风家 / 14
6. 曹洁来了 / 18
7. 格格莉 / 21
8. 我说，就是这样的，运动员就是这样的 / 24
9. 不知道取什么题目，要么叫我家 / 31
10. 哎呀，天空太热了 / 36
11. 我想上来踢你屁股一脚 / 38
12. 在这样的水里应该会有三四指宽的鲫鱼 / 42
13. 去游泳 / 47
14. 游泳 / 51
15. 吊死鬼 / 57
16. 箭竹里一个个浅浅的坟头 / 64
17. 太公给地主做长工，他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叠钱 / 69
18. 看着这月亮光，大概知道时间 / 74

- 19. 现在不知道新加坡电视剧都去哪里了 / 78
- 20. 我回到卧室里失眠 / 83
- 21. 考大学 / 88
- 22. 晓江说：我去镇政府办点事 / 93
- 23. 我表弟十来岁了，他问我赌不赌牌 / 98
- 24. 他除了教他孩子拉提琴之外，还教他拉屎 / 103
- 25. 我仍旧用冷水冲脸冲头，坐在吊扇下吹干 / 107
- 26. 听上去，她很羡慕我们的开心 / 112
- 27. 匕首 / 115
- 28. 一群男女去泰国旅游，嫖妓 / 123
- 29. 好像说其中某个的乳房有病，要割了 / 129
- 30. 《水浒传》 / 135
- 31. 我答应了她 / 140
- 32. 妇女在门口拉客 / 145

1. 怎么叠好一件衬衣？ / 151
2. 你没坐过的士吗？ / 157
3. 你什么专业？ / 162
4. 封面把她的胸拍得特别大 / 167
5. 这些老头就是在这里等死的嘛 / 173
6. 你太淫了 / 178
7. 对面指示牌的绿小人一闪一闪地原地走动起来 / 183
8. 我喜欢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的人 / 189
9. 蒋正亚 / 194
10. 四朵金花 / 199
11. 她大概真的没听明白这帮男生在笑什么 / 205
12. 在窗户外面看见了刚才看见的那些植物 / 209
13. 我以前以为张耀扬叫午马 / 215
14. 雨已经少了很多，变成了细雨 / 219
15. 在她脸上扇了十几下 / 223
16. 有的人嘴唇湿漉漉的 / 227
17. 屁股翘高高的大白鹅似的 / 231
18. 好多人过着不露声色的日子 / 234

19. 大山、高峰、海沟什么的吗 / 238
20. 我上厕所，你自己回家 / 241
21. 我从小不过生日 / 244
22. 其他女生只会尖叫，跟傻逼似的 / 248
23. 指着鸡蛋上的一个小洞洞 / 251
24. 基本上是女同学 / 255
25. 远远可以望见西湖 / 258
26. 这水就晃来荡去 / 262
27. 强奸她们似的 / 265
28. 他们都叫它黑龙江 / 269
29. 那雨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跟睫毛似的 / 274
30. 玻璃是毛玻璃 / 277
31. 球场都黑社会罩着 / 281
32. 有人要牛津字典吗 / 284
33. 太阳挺大的 / 288
34. 你们男生啊 / 293
35. 她是干吗的，是鸡吗 / 297
36. 人渣啊 / 301
37. 我就是被日本留学生打的那个人 / 306
38. 这个点就是星星 / 311
39. 吃了好多瘪 / 315

三

1. 时间太美好了，无论怎样度过都是虚度 / 319
2. 我想小丽想钱想疯了吧 / 330
3. 你真是当代禽兽大学生的代表啊 / 340
4. 坏女人的经历，有时挺撕心裂肺的 / 353
5. 这样生命就有了意义 / 361
6. 水淋淋的表皮上缀满水珠 / 371
7. 南方真的是太冷了 / 379
8. 她有个青梅竹马的朋友 / 387
9. 我对看潮没什么兴趣 / 396
10. 她们的亲热劲像同性恋 / 407
11. 像美国小镇 / 419
12. 偶然出现一下就消失 / 432
13. 闻到海味了，风吹来的海的味道了？ / 443

四

1. 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 / 459
2. 公园门口的广场什么时候竖起了个摩天轮 / 472
3. 莫女士说，你小小年纪别学坏噢 / 486
4. 又解脱又疲惫的快感 / 498
5. 林黛玉拿的那小锄头，跟小榔头差不多大 / 514
6. 圆圆的，真的很圆，应该是个标准圆 / 529

2006.10.18–2007.11.9



1. 我们躺草坪，朱瓴很丰满

我们躺在草坪上，草挺凉，感觉很新鲜。我听到他们在尖叫，马路上的车还很少，路灯特别亮，对面录像厅门口黑板上写着什么东西，看不清。我又听到曹洁在笑，威风在和她说什么话。很多草尖顶着身体感觉很怪。

汽车经过的时候，就发出喇的一声，这声音一直延长到那个奇怪的大字路口。路口对面，有一家巨大的商场闪着红色的光，里面卖一块钱一个的肉包，面特别白，肉特别香，也就是特别好吃。现在我不想吃。

我有点要睡着了。天空高，月亮太亮，晚上会变得像古怪的白天。

他们在说什么，曹洁的笑声很尖。

刚才威风送朱瓴回家，他说他一直送她翻过那座坡度很大的桥。现在我望过去，望不见这座桥，只能看到这个坡的一部分。在桥顶，她停下来，她说，我们真的不是同一类人，你让我一个人回家吧。威风说，好吧。她的车很快地冲下桥去，他觉得她冲得太快了一点。但他还是跟上了，看着她拐进巷子里。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告诉我刚才发生的事。

威风说，曹洁的屁股挺圆的，她站在走廊上的时候，挺想踢一脚的，尤其她双腿笔直并拢站着的时候。

但是他一直没踢过，现在他们躺在草坪上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曹洁说她要走了，她就走了。

草坪上的人一直在大声说笑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我也挺想一起说一点的，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威风走过来在我旁边躺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跟我讲送朱瓴回家的事。

我说，你怎么她了吗？

威风说，没有，我怎么会干这种事。

我们常常站在走廊上，看见朱瓴穿着黑色的连衣裙歪着头从操场上走过来，她喜欢拎一只黄色的马粪纸袋。

她很漂亮。

很丰满。

2. 你他妈是谁，他们去我家

接着夜越来越深，很多人都回家了，只剩下我们几个。我们商量去哪里睡觉。李建宏说就睡在这里吧。我们都同意了，我觉得很兴奋。

我感到草地太凉了，找了把椅子躺着。他们也都找了把椅子，有的就直接躺在地上。我想那会又冰又硬。

我想了很多事情，后来睡着了，一个人弄醒了我。我坐起来，这个人在黑暗里，看不清楚。他问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说，我们是马寅初中学的。他走开了，走到李建宏面前，踢他的脚，刚才我可能就是被弄醒的。

他问李建宏，你们是哪里的？李建宏说，我们是马寅初中学的。

其他人都醒了过来，看着这个人，只有赵俊还睡着。我看到马路上还站着两三个人。

这个人走到赵俊的面前，踢醒他，问，你们是马寅初中学的吗？

赵俊摇摇头说，不是。

这个人马上冲到我面前骂：你他妈刚才说是马寅初中学的！

我说，我们是马寅初中学的，刚刚毕业。其他人也连忙附和。

这个人的食指指着我在我眼前晃，说实在的，我的心里有点发虚。

不过他马上走了，跟站在马路上的几个人一起，我看到他们在明晃晃空荡荡的街上越走越远，有种很神秘和自由自在的感觉。

我感到赵俊真够傻的。

我们不想睡了，在公园里走。那个银白色的雕像在月光下仍旧是银白色的，有的地方暗点，有的地方更加银白色。我们绕着它走了两圈。（2006.10.17）

威风说：他们是谁？

赵俊说：可能是便衣警察。

马力说：那他们也没查我们身份证啊。

李建宏说：屁，你以为是香港啊。

我说：哈哈，可能是联防队。

赵俊说：有可能有可能，我看他们不像警察。

我们向公园的深处走去，旁边是江，江水黑沉沉的，对岸路灯后面的楼房黑乎乎的，很高，江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片金色的光点。我们走到一张蹦床前，抓着绳网爬进去。我们躺下来，那垫子很臭，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忍受不了了，攀到绳网上，直接从上面跳下来。

我和李建宏到旁边的厕所小便，李建宏走进了女厕所，威风、赵俊和马力在外面等。厕所漆黑，透过那菱形的窗格透进灰白色的天光，我感到说不定哪里有人冲出来朝我小肚子上来一脚。我听到威风、赵俊、马力在外面发出尖叫。威风有点像啸。接着我听到李建宏也在隔壁鬼叫起来。我也想跟着叫一声，但我的声音像被自己捏着脖子，真郁闷。

我们五个人沿着江走，江始终是黑沉沉的。我想我们会不会在前面碰到刚才那几个人。我们穿过一个桥洞，看到寝室楼就在前面好好黑的一幢。

我说，要么我们爬回去睡吧。但是他们不同意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在一块草坪上躺下来。学校就在草坪的后面，隔着一堵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围墙，在白天，不脏的地方是白色的。

马力突然跟我说，刚才你应该陪曹洁回家。

我说，嗯。

马力又说，女孩子就是这样的，你要陪着她，像她下夜自修回家啦你都要陪她回家。

我说，嗯，我都没有想到过。

马力还说，就是这样的。

我们都不说话了，但蚊子太多了，虽然天气凉爽，脚边不远的江水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，到我们家睡吧。

我们往回走，走到刚开始躺下来的第一块草坪上，到对面马路上的人行道上推车。我们只有两辆车。马力、赵俊一辆。我和威风、李建宏一辆。过了二十分钟左右，我们到我家了。在路上我们都在笑，虽然我很困，我想他们也困了。

他们弄了几个冰凉的粽子吃吃。我在院子里铺了两张竹席，躺下来之后，李建宏和马力说蚊子太多了。我不管他们，我快要睡着了。李建宏爬起来，我迷迷糊糊听到他在厨房里噼里啪啦地翻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就闻到蚊香的气味。我想我爸我妈我哥一定已经听到了动静，他们为什么不爬起来看看怎么回事？

等天空亮起来的时候，我醒了过来，威风坐在走廊上看书，我妈在厨房做饭。

我爬起来刷牙洗脸，我跟威风说我们去村子里走走吧，让他们睡着好了。

3. 早上看大树，中午做人客

威风把书放下，我们走下院子的斜坡，在转弯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三个人，他们确实还睡着，我跟威风说你等等。我跑回去跟我妈说，我跟威风去看看大树，很快回来。我妈说，嗯，去

吧，早点回来。

我们绕过一个池塘，从一条夹在两幢房子之间的很窄的路走过去。那棵大树很早就看见了，看见它非常巨大的树冠。我说，威风，你还记得吗，我们学过一篇课文，黄河浪写的，故乡的榕树什么的，这棵树就像故乡的榕树，很大，可以走上去，它的背是弯的。我竖起手臂，利用手背和手腕的坡度作了一个演示：像这样。威风说，哦，等下我过去看不就看见了。我说是的，等下你过去看就看见了，现在我先跟你说一下嘛，树背上有几个洞，锄头锄出来的，可以踩脚，一步步走上去，树的枝丫也很粗，可以在上面走。威风说，那会不会从上面掉下来？我说，会的，但我还没见过谁从上面掉下来，我倒曾经从上面跳下来过，一根枝丫很细，我先走过去了，实在没有勇气走过来了，脚发抖，脚心发痒，手出汗，怎么办，想来想去没什么办法，只好往下跳，底下是个烂泥塘，以前小时候是个池塘，可以噌噌地往底下跳水，水里有三条手指粗的柳条鱼，现在大概也就一个手指粗，反正这棵树是很好玩的，全村的小孩在这棵树上玩。威风说，有这样一棵树倒也不错。

我们走过一个路口的时候，一只狼狗朝我们叫，它拴在一根铁棍上。如果你走过去把这根铁棍拔起来，说不定就可以一棒打死它。它站在路口，一天得叫多少声啊。

我们走到大树的前面，大树的旁边是一片厕所，有好多人正在倒痰盂。真恶心。

树背上的脚孔还在，我们看了看，没有往树上走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准备绕一个弯回到家里。我们走过一个院子，这个院子没有围墙，像一个特别宽的过道，我跟威风说，这家女主人的手被人用铡刀砍掉了，不过这是十几年前的事。我又远远地指着一条弄堂，告诉他这里有人上过吊。

我们走过一条小时候经常玩模拟枪战的弄堂，从我家老屋外面走过，我听到爷爷奶奶已经起来了。我们走过小卖部，那个少妇好奇地看着我们走过去，威风说，这个少妇太瘦了不像一个少妇。我们走过

一棵枣树，这棵枣树的枣子经常掉下来被我太祖母捡起来放在怀里捂红。那条很小的河我们也走过去了，还有那片菜地也走过去了，竹林也是，池塘边有人在洗痰盂了，我们不去看她，走进院子里，院子里空荡荡的。那三个人已经坐在屋子里吃东西，他们在吃青菜汤年糕。这是一种很好吃的早餐，他们吃得哧溜哧溜的。我们赶紧去舀了一碗。过了一会儿我妈回来了，她说，你们去哪里了？我说，我们在村子转了一圈。她说，村子有什么好转的。

威风说，真的没什么好转的。（2006.10.18）

李建宏说，等下去我家叉麻将。

我们骑着那两辆车去车站，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，我格外多看了几眼蹲在柱子上的少女石膏像。经过昨晚睡觉的公园时，不知道什么地方窜出一个老头要拦下我们，马力和赵俊飞快地跑了，我、威风和李建宏三个人在车上，慢吞吞地骑不快，被他一把抓住龙头，捏得手筋绽出。

他掏出一本罚款单，一脚踩住前轮，松开手撕下两张说，十块。

威风说，为什么？

他说，你们违反交通规则。

威风说，哪条？

他从口袋里掏出另外一个本子，翻了几页给威风看：就是这条，在市内骑车带人罚款五块。

威风说，这是谁颁发的？

那老头愣了一下，两只手都扑上来抓住龙头说，我不跟你废话，不交钱就别想走。

我们都笑了，给了他十块，再补个五毛钱，够他抽一包硬壳三五。

马力和赵俊在车站笑嘻嘻等我们，我们把车寄存了。管车的也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头，看上去既好玩又讨厌。

广场上停着很多破中巴，一些肥胖的腰间别着一只黑兜兜的中年妇女围上来问我们去哪里。李建宏告诉她们，一个最积极的妇女领着

我们到她的车里，车上已经坐了几个人，一个赤膊的司机看着我们上车。车里太热了。坐了一会儿，我要下车，司机跟我说，别走远了，马上开。到车下，刚才那个妇女走上来问，怎么了，车快要开了，人坐满就开。我说好。她就不管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拉了几个人过来，她跟我说，快，上车。我们坐定，车开始发动，车厢里一股汽油的味道。车门没有关上，那妇女靠在车门上，半个身子探在外面叫，开车了开车了，长乐长乐。有人跑过来，妇女叫一声赶紧，车慢了一点下来，那个人一步蹿上来，差点摔倒，妇女喊，小心点，接着她又喊，长乐长乐。

车开了四五十分钟，颠簸得厉害，我们没有到终点站长乐，半路下车。

公路两边都有一条笔直的两边长满杉树的土路，李建宏带我们穿过马路，路口停着三四辆挂着紫红色遮阳布的三轮车，车夫把车拖几步，示意我们坐他的车。我们坐上其中两辆，大概过了十分钟，几乎把我们的早饭都颠出来了，停在村口的十字路口。右边是个小卖部，左边就是李建宏的家。

李建宏的家里传出嘎啦嘎啦织布机的声音。一楼几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工望过来，我们从露天的水泥楼梯直奔二楼，关上门，织布机的噪声轻了不少。

李建宏的妈妈从隔壁走过来，笑嘻嘻地说，你们来了，建宏你的同学？

李建宏说，是，家里的麻将呢？

李建宏的妈妈说，你爸爸在和他朋友叉呢。

李建宏说，另外一副呢？

李建宏的妈妈说，可能你小叔借走了，你去问问你爸爸看。

李建宏出去了，李建宏妈妈切了几片西瓜进来，她说，你们都是高中同学？我们给了她肯定的回答，过了一会儿她出去了。

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，靠床的墙角处摆着一张很大的老式木床，可以想象那宽度，躺在上面是很舒服的，对面是两个水泥板搭成

的柜子，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，很有可能是谷子，还有很多只老鼠。再过来是一只大衣柜，靠近门口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几把椅子，其他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杂物：鞋，木条，菜坛子。墙上贴着一张姑娘的素描，底下落款是：李建宏，1995年6月。已经过去三年了。那姑娘的眼睛画得不错。从窗口望出去一幢砖瓦结构的小四合院，院子里倒扣着几个瓮，瓮底摆着的破面盆里种着小葱。

木床上有几本本子，远远看见就知道是李建宏的练笔本。马力他们坐在地上吃西瓜聊天。我坐在床上翻李建宏的练笔本，上面写着几首诗，其中一首写道：树杈饿了，让风给它捎几个面包。还有一篇小说，讲几只青蛙如何干掉一条蛇，这是李建宏的名篇，我又看了一遍。他在某张空白页上大大地写着，张老师，请你谈谈对金庸小说的看法。但是张老师没有理他。这让他很失落，他多次说起，难道这个张胖子连金庸都没看过吗？

长着一脸横肉的李建宏的爸爸拎着一袋麻将进来。他把麻将往桌上一扔：你们先玩起来，建宏在替我，我跑到他小叔家去拿来的，你们先玩起来，四个人刚刚好，我叫他妈把茶泡过来，等下我过去让建宏过来。

他看到我，看了我几眼说，你来过的噢，戴眼镜的。

我说，来过的来过的。

他接着和其他人寒暄了几句，问威风的爸爸忙不忙。威风说，还好还好。

他说，那我去了，你们玩起来玩起来。

我们把凳子一拖，围着桌子坐下来，就玩起来玩起来了。

(2006.10.19)

4. 下午叉麻将，晚上住鬼屋

一盘还没有玩好，李建宏回来了，赵俊站起来让他来玩，他坐在旁边看，和他合庄，输赢对半分。

刚开始，李建宏和我的风头很好，威风和马力的风头很烂，最烂